

秦淮八艳

● 马春阳 董志涌 刘永龙



国防大学 2 079 9366 1

秦淮八艳

●马春阳 董志涌 刘永龙 编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淮八艳/马春阳等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6

ISBN 7-80105-055-X

I. 秦… II. 马… III. 传记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6359 号

秦淮八艳

马春阳 董志涌 刘永龙 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南京体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9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80105-055-X/K·20 定价: 7.60 元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 录

马湘兰.....	(1)
巧治文痞.....	(3)
仗义画兰援白兰.....	(7)
巧戏奸相魏忠贤	(13)
唱曲讽御史	(18)
演戏相斗逞文才	(20)
马湘兰点悟顺治	(25)
卞玉京	(27)
恩恩怨怨碧香升	(29)
智取灵石	(35)
姊妹花	(39)
卞玉京当红娘	(44)
“虎”联难倒七公子.....	(46)
道情字字表心音	(51)
弄假成真	(55)
李香君	(57)
藕虽有孔不沾泥	(59)

第三炷香愿	(62)
巧惩无赖兄弟	(64)
诗词会客	(68)
巧留侯公子	(71)
义退妆奁	(75)
桃花扇	(77)
削发为尼保贞庵	(80)
董小宛	(83)
智胜张秀才	(85)
为知府送寿礼	(87)
寻药	(89)
如皋董糖的由来	(91)
冒辟疆三访	(93)
董小宛情留	(109)
董小宛巧绘祝寿图	(129)
兰馨官里爱兰花	(131)
柳如是	(137)
娇杨嫩柳假小子	(139)
卖身为维妓	(142)
遍寻知音走江湖	(147)
遗恨鸳鸯楼	(152)
自觅情侣侣无情	(155)
慧眼识忠奸	(159)
舟访“半野堂”	(164)
红粉情重青史轻	(166)
老夫少妻对话	(167)

得救编《拳谱》	(168)
羞辱阮大铖	(170)
宰相肚里好撑船	(172)
风雨寒柳尽生平	(177)
投环自尽恨难消	(181)
陈圆圆	(183)
“野鸡”女红唱昆曲	(185)
妙联拒嫁	(187)
胭脂美人痣	(189)
痴情冒辟疆	(192)
钦赐落籍	(197)
气煞当朝田老狗	(200)
愿做梁红玉	(201)
冲冠一怒为红颜	(203)
一怒未必为红颜	(205)
辞封福晋	(207)
师徒免死金禅寺	(210)
寇白门	(213)
狭路逢义丐	(215)
甜不过夫唱妇随	(219)
一言之仇	(223)
骂昏君	(227)
可敬的侠妓	(231)
白茶	(235)
黄瓜姑娘	(237)
顾横波	(239)

将计就计救灾民	(241)
眉楼新声	(247)
化装只为一线红	(249)
才女“三绝”	(255)
断案	(259)
巧追“鸭蛋”钱	(262)
后记	(267)

马湘兰

原名守真，小字元儿，又名月娇，为秦淮名妓，生于明嘉靖丁未年（1547年），卒于明万历甲辰年（1604年），存年57岁。她潇洒风雅，能书善画，尤擅画兰，会度曲，远近闻名，著有传奇剧本《三生传》，已佚。

住秦淮河畔孔雀庵附近兰楼。据记载，东花园旧有“因是庵”，又有“孔雀庵”。其住宅外有玩月桥，地近东花园，水榭池馆，十分清幽别致。据《秦淮闻见录》记载，江宁南城外瑞相院后丛竹中有马湘兰墓，瑞相院即今碧峰寺。



卷之三

巧治文痞

马湘兰性情温和，乍一看，她和一般少女没有两样，算不上有多娇艳、俊美。可是与她接触久了，就会感到她有一种媚力，就像三月春风那样，和煦拂面，使人从心底感到适意。

她住在秦淮河畔一个叫孔雀庵的地方，这里不仅花木葱笼，假山重叠，而且水榭河房，画栏曲廊，如同迷宫一样。在一块不大的地方，由于布置精巧，使人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一些陌生人进去，一时还摸不出来哩。

那时有个花花公子，名叫徐天有，自称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代，别人也闹不清他是真是假。当时冒充徐达后代的人很多，谁也没有闲功夫去刨根揭底。

徐天有小时候读书怕苦，读了十几年的书，依然是白字连篇，文墨不通。但他却喜欢附庸风雅，做些似通非通的歪诗，在酒楼茶舍炫耀，说这是和马湘兰的唱和诗，吹嘘马湘兰对他爱慕至深，二人恩爱得似胶如漆。实际上，他连马湘兰的面也没见过，不过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市井中骗吃骗喝而已。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会吃白食，老远就躲开

他，称他是文痞。

徐天有想：自己和马湘兰都是南京人，马湘兰名气这么大，若不见上一面，死了做鬼也不甘心。再说，自己说与马湘兰有深交，人家如果真的追问起来，那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要当面出丑么？

于是，有事没事他就朝孔雀庵跑。一连跑了好多趟，下人都说马湘兰出去了，连坐也没让他坐。

徐天有不死心，又找认识马湘兰的人打听，是不是真的出去了。人家讥笑他道：“她和你交情很好，你怎么不知道她是出门还是在家？”徐天有也不生气，还是每天跑个不停。

这天，夫子庙的百事通告诉他：“徐大少，你不是要找马湘兰么？我知道。今天苏州王百谷来了，马湘兰肯定在家，你要是会不着她，就算我不是百事通。”

徐天有听后高兴得眉飞色舞，立刻赶到孔雀庵。这回他不向下人打听，一个劲地直奔楼上。仆人问他找谁，他扯了个谎，说是王百谷和湘兰姑娘约他来的。

王百谷许久没有见到马湘兰，十分思念，今天特地从苏州赶来会她。二人叙完旧情，正在连句做诗呢。

徐天有上来后，自报家门，马湘兰早就知道他的为人，也和王百谷提起过，心想：你来得正好，姑娘要叫你今天来了之后，下次再也不敢跨我孔雀庵的门槛。她向王百谷使了个眼色，客气地请徐天有坐下。

“徐公子来得正好，我和百谷正在做诗，徐公子不是很喜欢吟诗么，今天定要和我们一同连句。”

徐天有一贯不知天高地厚，要是换了别人，怎么也不敢在大诗人王百谷面前卖弄，可徐天有却把胸脯一拍，吹道：

“可以，可以，我肚子里的诗虫正向外钻呢！”

马湘兰道：“今天以梅花为题，请！”

徐天有却摇摇头道：“我尚未用晚餐，肚子正空着，必须酒足饭饱之后，才有诗兴。”

这一招是徐天有的惯伎，马湘兰如何不知，便道：“好，酒筵摆在下河房，我们在那里恭候。你们先谈，我去看一看酒筵摆好没有。”说罢，先起身走了。

王百谷只和他闲扯了几句，说是要关照厨房做一道“八宝全鸭”来招待徐公子，也拾腿走了。

徐天有留下等了半天，不见二人再来，又不知道下河房在何处，想找个人问问，说也奇怪，这时偌大一所宅院，连一个丫环小厮也看不到。他只得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刻。

过了一会，天已渐渐暗了下来，肚子也开始饿了。他知道马湘兰这里的厨子是全南京有名的，当然不肯错过这顿美餐。

他想得涎水直流，心痒难挠，再也忍耐不住，便摸出房来，顺着楼梯走了下去。他心里想：这儿能有多大地方，凭我这鼻子，顺着香味也能嗅到下河房。

于是，他摸着黑，跌跌绊绊，向前走去。左一弯，右一拐，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头上不知碰了多少肿疤，脚下也不知绊了多少跤子，可就是找不到下河房。

徐天有仍不死心，继续向前摸去，只听“汪汪汪”几声犬吠，一条大花狗拦住去路。他向来怕狗，不敢过去，便返身向回走。可是这狗十分厉害，竟跟着他狂吠起来。他刚走两步，只听“叭”的一声，脚后跟已被咬了一口。

他吓得魂不附体，拼命向前奔去。“咚”的一声，额头撞

在门框上，那疼痛更胜过脚后跟。幸好前面有个角落，他不顾三七二十一，一头钻了进去。大黄狗叫了几声，看不到人，也就转身走了。

徐天有这时只觉得一阵臭气，直朝鼻孔里钻，再用手摸摸，原来这是个茅坑，只觉得手上腻腻的，好像是抓了一手屎。顺着风，他似乎听到阵阵丝竹之音，其中还夹杂着清脆的歌声。不用说，那一定是马湘兰在唱曲了。他似乎还闻到酒肉的香味，他多想去饱餐一顿啊。但他不敢出去，他怕再遇到大黄狗。

寒冬腊月，又饥又寒。入夜后，天气更冷，肚子也更饿，他徐天有几时受过这种罪，真是又气又急，又怕又恨。

直到天亮，马湘兰才来到他的跟前，故作惊讶道：“徐公子，我们等你入席，你怎么久久不来？派人四处寻找，可就是找不到你，都以为你回去了，想不到你竟在茅棚里面。”

徐天有受了一夜的罪，这时才知道上了马湘兰的当，从此以后不敢再找马湘兰的麻烦了。

——刘荆原

仗义画兰援白兰

马湘兰擅长绘画，尤以兰花画得特别好，人称“湘兰体”，不仅闻名国内，就是海外也有人专程花重金来请她画兰。所以，当时金陵城里有这样一首民谣：

马湘兰，擅画兰。

体如兰，气如兰。

品行高洁如幽兰，

秦淮河畔一朵兰。

因为马湘兰爱画兰，所以就特别钟爱兰花，庭院里种兰，花盆里养兰，住的宅院叫兰楼，花神庙的花农还天天给她送白兰花。虽然白兰花不是常说的兰草，但爱屋及乌，有个“兰”字，白兰花当然也在珍爱之列。

这花神庙地处南门之外，种花的农户不少。每到春夏之交，大量的栀子花、白兰花、茉莉花都送到城里大户人家，有的小姑娘则挎个竹篮子，沿街叫卖。

其中有一户人家，生有两个女儿，姐姐名叫大白兰，妹妹名叫小白兰，都生得面貌秀丽，嗓音清脆，那一声“白兰花……”的叫卖声，如黄莺婉转，很是悦耳动听。

这天清早，马湘兰因昨晚给家班排演戏文，时间拖得过

晚，这时正迷迷糊糊，清梦未醒，小巷里那一声“白兰花——卖白兰花哎——”将她从梦中惊醒。她一听这叫卖声，就知道是小白兰卖白兰花来了，便叫丫环蕙儿将小白兰领到楼上来。

马湘兰这时还不想起身，正斜躺在床上。小白兰向她请了安，将花篮子递了过去，揭开上面盖着的湿布，请马湘兰挑选。

马湘兰一面挑花，一面和小白兰闲聊：“小白兰，怎么好久没见到你姐姐了？她出嫁了吗？”

小白兰眼圈一红，叹口气道：“姐姐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马湘兰猛然一惊，大白兰那清秀甜美的容貌，立刻浮现在她脑海之中，怎么年纪轻轻，就过早去世呢？“小白兰，你姐姐才多大年纪，怎么突然就……”她们姐妹长得很像，马湘兰望着小白兰，又想起大白兰那秀美的身躯。

“比我只大一岁。”小白兰哽咽着，“她进城卖白兰花，遇到了波斯国大臣苏拉。这个外国人很有钱，将一篮子白兰花全包圆儿了。姐姐很高兴，免得再走街串巷去叫卖了。苏拉又留我姐姐吃饭，姐姐哪肯在生人家里吃饭呢。苏拉死拖硬拽，乘机动手动脚，姐姐急了，用手一推，苏拉跌倒在地，撞在桌上，桌上的珊瑚滚翻在地，摔得粉碎。苏拉一见急得跳脚，说这是进贡的宝贝，要值上万两银子。姐姐知道闯了大祸，急得跑回家中，告诉父亲。父亲也急了，便将姐姐藏到禄口我外婆家中，又连夜做了一个坟，说是姐姐惊吓而死，葬了。第二天苏拉状告江宁县衙门，到乡下来抓我姐姐。父亲领他们去看了坟，苏拉起先不信，后来又说女儿罪过要父亲

抵偿，将父亲抓进县衙大牢，直到今天也没有出来。”

“那么，你姐姐又是怎么死的？”马湘兰急于知道大白兰的死因。

小白兰道：“湘兰姐姐，我告诉你不要紧，我先说的‘死’是假死，那不过是个空坟，姐姐还在外婆家呢。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是让人知道她没死，还是要抓进大牢判死罪的！”小白兰说着说着又低声啜泣起来。

马湘兰正想安慰她几句，“咚咚咚”一阵楼梯响，蕙儿上来禀报，说是“江宁知县陪了波斯国大臣苏拉，来请姑娘画兰”。

马湘兰柳眉一竖道：“随他什么大臣小臣，就是王子国王我也不见。”

蕙儿正准备下楼去回话，马湘兰望望小白兰，忽然想起了一个新的主意，便说：“蕙儿，我去见他们，请他们在客厅稍候。”

小白兰起先见马湘兰不见苏拉，心里很高兴，这时见她改变了主意，着急起来：“湘兰姐，这个苏拉就是害我姐姐的那个外国人，你千万不能去见他！”

“正是为了你们姐妹，我才非得去见见他们的。”

小白兰听说是为了自己，心里更不明白，正准备问个清楚，下面又来催促。马湘兰这时已下床梳洗打扮完毕，就随着蕙儿下楼会客去了。

马湘兰和江宁知县在酒筵上见过几次，也算是熟人了。旁边一个黑脸膛络腮胡子用花布系着头的胖子，则一定是苏拉了。知县介绍以后，两下见了礼。

知县说：“波斯国大臣苏拉阁下，久闻湘兰擅画兰花，今